

# 晨光第一線

當

年，忙起來每天要寫七篇五百字的專欄，一星期一篇雜誌的食評，另一篇兩千字的散文，做了電視的美食節目之後，還有很多讀者不知道的，那就是每星期一次的電台節目，名叫《晨光第一線》，在香港電台第二台直播。

這是香港電台的王牌節目，從一九八五年開始，至今三十年，最先由徐懷雄和車淑梅主持，徐離開之後車淑梅一星期五天，由五個首席男主播配襯，計有鄭丹瑞、梁繼璋、伍家廉和倪秉郎，另一個叫韋家晴，對，你猜到了，就是陳志雲。

到了一九八六年，曾智華加盟，和車淑梅一起被稱為夢幻組合，一共做了超過一萬小時，兩人雖非夫妻，但聽眾也覺得是夫婦檔，節目內容包羅萬有：綜合新聞、娛樂、教育、財經和資訊，逢星期一至五，每朝六點到十點，為香港人製造輕鬆愉快的清晨。

多年來的主持也有曾淑儀、羅曼穎、何重恩、彭晴、侯嘉

一點一滴地改過來，不但能夠在電台獻醜，後來還跑去主持電視節目呢。

觀眾常問，我在《晨光第一線》講的內容，是否有稿？我這個人一向最討厭唸稿，連公開演講也不肯寫稿。上電視接受訪問時，主持人要把問題稿給我先看一看，我也拒絕，因為我一看到稿，人就僵住，不知說什麼，而且預先知道問題，心中已有答案，一說出來，就完全沒有新鮮感，所以可以肯定地回答：沒有稿。

那說些什麼？有什麼就說什麼，最好了。他們經常打電話給我時，我正在菜市場買東西，這最妙不過，蔬菜水果雞牛羊，說個不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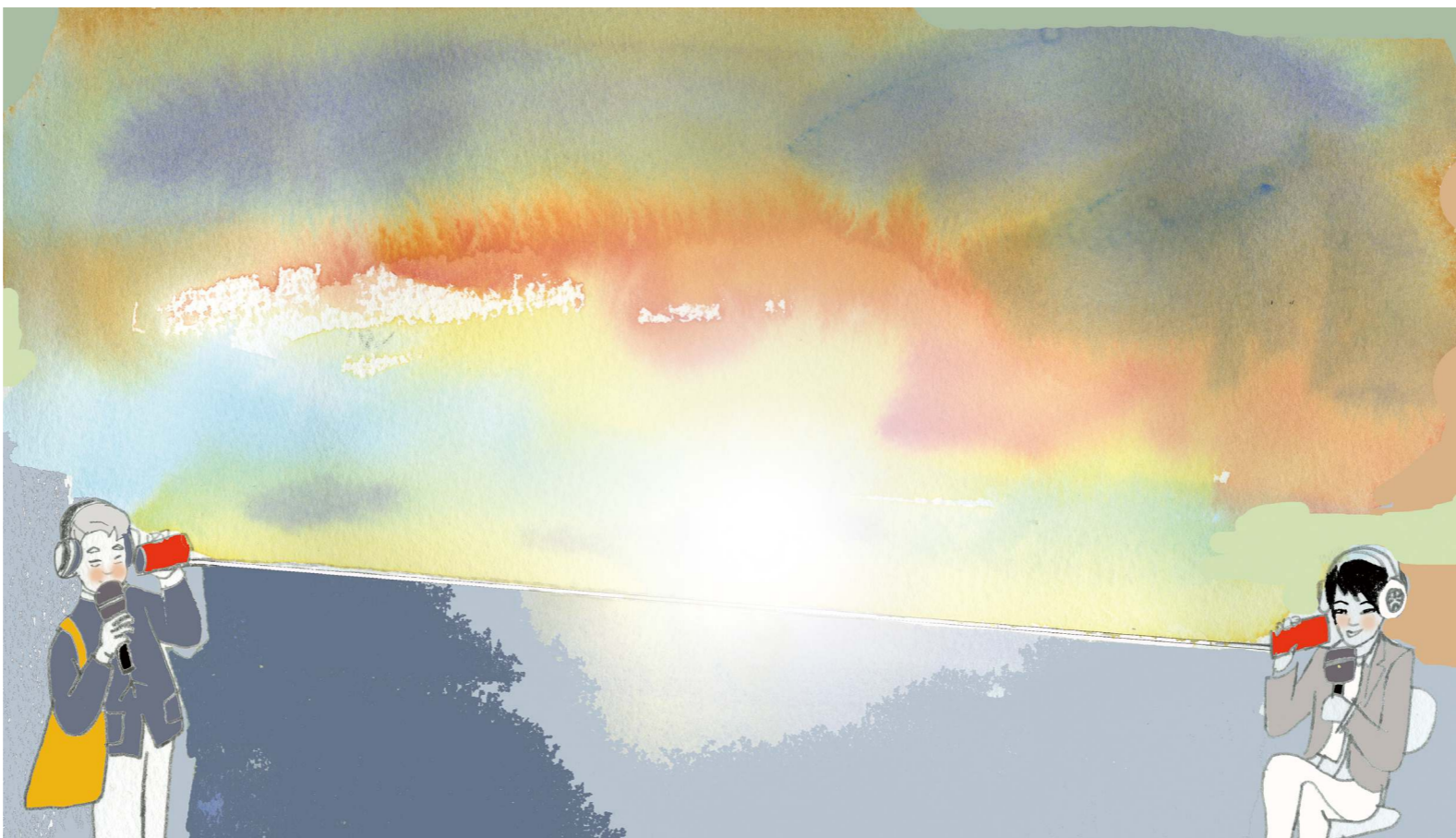
更多次的，是我在路上，旅遊已是我生涯中不可缺的一個部份，經常去到哪裡玩到哪裡，除非我在飛機上，那就做不了，有次主持人建議先錄一段音，但試過之後效果不佳，還是暫停一次，當我休假。

但是我還是盡量不讓節目中斷，在歐洲時時間顛倒，香港的晨早九點，是那裡的深夜三點，我還是會在兩點

明、蔡敬雯、羅啟新、程振鵬、崔潔彤、白原穎、李燦榮、梁凱婷，最後還加了何嘉麗。

每星期有不同的「嘉賓」，我是其中一個，嘉賓可以談股票、醫療等等，我供應的吃喝玩樂，是被當年的台長張敏儀邀請過去的，一做，也做了十多年。

我和香港電台的緣份由三十年前開始，當時有個叫「最緊要好玩」的環節，由何嘉麗主持，早年她和區丁平、文雋、Wing 曾常在一起吃飯看電影，忽然有一天何嘉麗叫我去做電台節目，



起身，讓自己清醒清醒，要不然忽然來電，腦筋不清楚，說出來的也讓人莫名其妙。

在陸地時還好，最多影響睡眠，到了海上，就呼天不應，叫地不靈了。坐在郵輪上，出了大海，信號中斷，那麼麼解決？

我的經驗是租強烈的手提通訊機，記得第一代是一個大水筒，接着一支大棍子，當然比ET的手指更粗大，在客艙中也是聽不到的，要跑到甲板上，用那手指對着天空和星星，才能做《晨光第一線》的節目。

租借費用不談，電話費更是可觀。你做節目，他們不給你錢嗎？有人問，一分錢也沒收到，倒貼的更多，早

我要手擰頭，說千萬不可，我的廣東話，像廣東人說的一嚮嚮，口舌不清，發音不準，到底，我是一個南洋人，粵語只能勉強與人溝通罷了。

但何嘉麗一直鼓勵着我，叫我試試，要我每星期唸一篇我發表過的專欄，我還是死都不肯答應，她千方百計，說講幾句就行，結果，散文由陳志雲唸，我做註解，講了幾句寫這篇文章背後的故事。

節目很成功，散文有很多人喜歡聽，那是拜賜於陳志雲，他讀起來特別有感情，如果有一天錄音書能在香港興起，我一定請他來唸，他也答應過我做這件事。

後來，由幾句，發展成回答聽眾的電話，當年我寫過《給年輕人的信》的專欄，對一些感情問題總能給一針見血的評語，也就慢慢地把自己訓練起來。

說話一嚮嚮，就是國語的一塊塊，是因為我說得慢而形成，我嘗試講得快一點，愈來愈快，這個一嚮嚮的壞習慣也就

年，不管是打出去和接電話，都要收費，這完全由我自付，後來好了，只是打來那方給錢，費用減少了許多。

最大的歡樂來自聽眾的反應，小食店的老闆和肉販都會把我講過的內容牢記，遇到時再問幾句，我一一作答；但是，不管有沒有人，或者只要有一個人聽，我還是一會照做，做到最好為止，這是我一向做

不過宴席還是要散的，何嘉麗說她已經不再主持了，我也告訴自己應該休息了，《晨光第一線》這節目將如何演變我不知道，總之已是一個時代的終結。

那麼多年來，節目開始時會播，我們行內叫lingie的音樂和歌，等於是開場白，音樂一直變奏，歌詞是一樣的，很多著名的歌星都唱過，可惜電台沒有好好地保存下來，我自己也有自己的版本，閒時，不斷地出現在腦海：晨光第一線……

徐洲